

告别春天

俞亚素

最近,窗外的鸟叫声似乎少了一些。莫非它们真的找到了伴侣?

想来极有可能。鸟儿们又不需要买房子买车子,也不需要看职业和收入,只要谁的歌声响亮就会爱上谁。比起人类,鸟儿的爱情更纯粹一些。春天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季节。真希望那几只被挑剩的鸟儿也能早日脱单!否则再过几天,天气一热,谁还有那个心思谈情说爱?

岂止鸟儿们的歌声远了,海棠花也谢得差不多了。斜风细雨中,花瓣一片一片地从枝头飘落,纵有万般不舍,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无可奈何地落去。葬花这事,现代人恐怕做不

来。就像现代人再难写出唐诗和宋词。你顶多触景生情,哼一句: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或者再哼两句:依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依知是谁?

银杏树当真是一种很可爱的树。秋天大约是它的高光时刻,金黄金黄的小扇子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小孩,挣脱树枝的怀抱,在风中又是翻跟头,又是翩翩起舞。到了冬天,银杏树便只剩下横七竖八的枝丫,在寒风中很有一种肃杀的感觉。都快让人忘记它是一棵银杏树时,突然有一天,每一根枝丫抽出一簇一簇的小嫩芽,绿茸茸的,看着让人赏心悦目。待凑近一看,天哪,居然是一把把袖

珍小扇子。有个孩子就很惊讶地嚷嚷着,老师,老师,快来看呐,这棵树长出小扇子了。是的是的!我也很欣喜地捡起一片不小心被风吹落的银杏叶,放在手心,越看越可爱。不由痴想,这银杏叶长成这样,究竟是它自己的意愿,还是大自然为它特意设计的?如今,这小扇子在雨的滋润下、在风的轻抚中,一日一日地长大。相信不久,银杏树便可恢复成一棵茂盛的树。

还有一种树,我和小朋友们亲切地称它“伞树”。后来我查百度,发现它和龙爪槐长得挺像。它的枝条坚硬弯曲,还真有点像龙的爪子,张牙舞爪似的向四面

人生小满足

程应峰

清晨,走在上班的路上,手机震动了一下,打开一看,一位微信好友为我最新发的朋友圈《人生微状态》这篇文章写了一行评论:“你微微一笔千字来,微微一笑百花开!”老实说,在美妙的晨光里,这条短评如树隙中穿过的明媚阳光,给了我一份好心情,也给我带来了一份小小的满足。

这世上,投桃报李的事总是有的,这不,抵达办公室刚坐下来,另有一位文友发来了我在某报刊发的文章《有情怀的人自带光芒》的截图,这篇文章恰好褒扬了这位乐于点评的微信好友,说他的点评散发着人格的光芒,说他是一个真正有情怀的人。看到截图后,我顺藤摸瓜找到链接,将之发在了微信朋友圈。我想,他看到这篇文章后,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份小小的满足,一份小小的欣慰?

偏是有这样的机缘巧合,一编辑笑意盈盈地向我约稿,让我写写“小满”。当时,我恰在看同版文友崔向珍写的短文《小满的味道》,其中一句“小满未满,不冷不热,一切刚刚好。”颇有辩证思维,见地独到。这句话,如一条悠游的鱼,一下子游进了我的心坎里,让我若有所悟,若有所获。

在我看来,于人事所获得的满足,往往是一种有缘分的满足。农历节气“小满”,又何尝不是如此?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云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这是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不懈汲纳尘世精华获得的一种小满足。毋庸置疑,“小得盈满”是富有哲学意味的,“小满”的人生,所寓意的是祥和、安适、幸福、美好。正如林语堂所描绘的:“宅中有院,园中有屋,屋中有院,院中有树,树上见天,天中有月,不亦快哉!”这是庭院中的小满,在浓郁的烟火气息中,透出几分闲适、自在、从容、自得。

小满,实际上是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,但尚未成熟的一个节点。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:“一候苦菜秀,二候靡草死,三候麦秋至。”是说小满节气后,苦菜已经枝叶繁茂,而那些喜阴的枝条细软的草类,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。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,时虽夏,麦则秋,麦子臻于成熟。怪不得欧阳修眼中的《小满》,也飘荡着含笑的麦浪:“夜莺啼绿柳,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

在南方,农谚有云,“小满不满,干断田坎”、“小满无雨,芒种无水”。这里的“满”说的是雨水的盈缺。的确,江南稻菽之地,小满时节,如果田里蓄不满水,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,甚至芒种时节无法栽插水稻。

无论南北,农作物一旦进入“小满”状态,也就丰收有望了。我写过一首短诗,题为《小满》,实际上说的是小满之后的事,表现的是农人获得小小满足的一种气象。这种因农事丰收而带出来的充盈满足的气象,如诗如歌如曲如律,萦回不散,缠绕在属于我的蓄满烟火气息的凡俗生命中。

二十四节气中,小暑之后有大暑,小雪之后有大雪,小寒之后有大寒,唯独小满之后无大满,为何?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奥妙之所在。小满之后无大满,诠释了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的生活道理,是我们的先人通过节气对后人的一种告诫、一种警示。也许,在众人心中,小满终究只是一个“小得盈满”的节气,但在我看来,它更是一份天缘、地缘、人缘,是不凋不谢的人生哲理。



八方伸展。冬天的时候,光秃秃的伞树像极了没有伞面的伞骨架。可是当天气暖和一点时,不知是谁便迫不及待地一片浅绿色的小树叶绣上它的枝头。刚开始,小树叶像个害羞的小姑娘,叶片卷缩,然后渐渐长大、缓缓舒展。常常是一夜之间,伞树长出了一大把树叶。讲真,我还挺羡慕它的,冬天明明是个大光头,一到春天,这“青丝”便一缕一缕地冒出来。没几天,伞树已是满头绿发,远看近看,都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。它,似乎早已为人们做好了遮阳的准备。

远去的鸟鸣声,绿肥红瘦的海棠,日渐茂盛的银杏树和伞树,它们无不在预判,春终将老去,夏即将登场。

当年,歌手周华健用他的歌声这样安慰我们:春去春会来,花谢花会再开。是

的,万物在春天苏醒,然后在夏天生长,到秋天丰收。直至冬天进入蛰伏期,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复苏……一年又一年,年年如此。可是,多情的人儿还是恋春,舍不得它的离去。春就像我们悄悄长大的孩子,他或者她正渐行渐远。我们目送他们的背影,嘴里说着应该放手,心头却写满无数个“不舍”。春也像我们今天的自己,随着天色渐晚,一天即将结束,我们又老了一寸。

我们注定留不住远行的孩子,注定留不住今天的自己,也注定留不住春。我们唯有好好地告别。

这个周末,我还想去山上找一找杜鹃花,窗前的那只玻璃瓶专为杜鹃花留着。百花盛开的春天,我只钟情自由地生长在山沟沟里的杜鹃花。我还想去公园放一回风筝,即使再次放

不起来又如何?我不过想借放风筝而放飞自我罢了。我也还想去湖边骑一次自行车。所有的交通工具,我最喜欢自行车。尤其在湖边、在乡间小路上,骑一辆自行车,慢慢地蹬着,恍惚自己正行进在一个有风的地方。

人生,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。不知道哪个驿站会邂逅,也不知道哪个路口要分手。远去的春明年会重返人间,远行的孩子明天也许就会回家,有些人有些事却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但是又有什么要紧的呢?梁实秋说:“你走,我不送你。你来,无论多大的风雨,我要去接你。”我欣赏梁公的从容。

那么,就让我们与春轻轻地道一声“再见”。转身,不妨与夏热烈拥抱,就像拥抱一个全新的自己。

总第7192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